



葵花帖

王祥夫

葵花又叫“向日葵”或“朝阳花”，而鄯乡葵花的发音是“葵霍”。那几年挂职下乡去开会，村子里的队长会对旁边的人说：“去，摘几个葵霍饼子来。”不一会儿葵花饼子就摘来了，开会的下乡干部人手一个，一边从上边剥葵花籽吃一边开会，这个会开得很朴实很亲切，大家就像是拉家常一样说一些正事。

那时候的正事也就是植树造林或者是计划生育。大个儿的葵花饼子直径有一尺多，放在两腿之上，一边吃一边说话是手也不停嘴也不停，葵花饼子上的籽吃光了，会也差不多开完了。葵花的叶子和葵花饼子都有一股很特殊的味道，说不清那是什么味道，但绝对不是香，也不是臭，而且葵花的叶子上会分泌一些很黏手的东西，吃完葵花饼子得洗手。

那些年人们生活困难，买不上正经烟抽，不少人就抽葵花叶子，把干葵花叶拿来搓碎，用报纸卷了抽，闻起来很刺鼻。但那些年不少人就抽这个，一是不用花钱，二是葵花叶子到处都有，

条件好一点的会把烟叶和葵花叶子同样各放一半掺在一起抽，这叫“二合烟”。各种的植物里边，葵花的花是会随着太阳转动的，太阳在东边它就转向东，太阳在西边它就转向西，所以才叫向日葵。到葵花快要成熟的时候它就不会转了。它会沉静地低下头，葵花头的分量让它不能再高高昂起它的头转来转去，只好把头垂着，一直到人们把它们一个一个用镰刀割去。葵花成熟的时候会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一种个头很小的候鸟，灰毛红嘴，专门吃向日葵。它们会把自己倒吊在向日葵的花盘上，一大片的向日葵很快就会被它们吃得干干净净。每逢这个季节，村子里就会安排专人去赶鸟，他们的工作就是赶鸟，一边赶一边喊，手里还会举着个长竹竿，竹竿上绑着个很长的红布条。他们在葵花地里走来走去，走累了，拧一个葵花饼子坐下来一边吃葵花籽一边休息。

葵花是好东西，它的用处很多，葵花籽油很香，要比菜籽油好吃。葵花籽

可以用来生火，尤其是用来引火。葵花籽的里边是棉絮一样的东西，点着了，它就会那么不动声色地慢慢地慢慢地燃着，像是没火，但用嘴一吹火就出来了。葵花籽最大的用处好像还在于它可以用来扎篱笆墙，葵花籽子上都有一个弯钩，把弯钩一律朝外扎一道篱笆，说实话可真不难看，而且还可以说是很好看。葵花分大葵花和小葵花。大葵花会长得很高，会一直高过头顶，小葵花却长不高。小葵花长到一定时候会从上边分出许多杈，每一个杈上都会结一个小饼子，这种葵花大体就像梵高画的那种，花盘也是黄的，不像那种大葵花，只有花盘四周有一圈儿金黄色的花瓣。小葵花结的籽很小，颜色乌黑，吃这种葵花籽会把嘴唇染黑。花店里有卖这种小葵花的，买四五朵回来插在花瓶里颇不难看。我曾经在露台的大花盆里种过几株葵花，想试着看看它能长多大，结果它长得很高，花开得也很大，那个花盘成熟后我还特意用尺子量了量，好家

伙，直径有一尺半！这连我都有些不敢相信。

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把它摘了下来，但我不舍得吃它，看着它，我想起了过去的岁月，想起人们一边开会一边吃葵花籽的岁月，还记起了那个老村长。他那时早就不当村长了，但开会的时候他也来了，新任村长赶忙把座让给他，开完会还征求他的意见。老村长说，我哪有什么意见啊，这葵花籽占着我的嘴呢。人们就都笑了起来。现在，怎么说呢，如果我有院子，我想我会种不少葵花，但我没有院子，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有院子的人。我更怀念开会可以一边说话一边吃葵花籽的年月，那时候，人与人之间是多么亲切。



祥夫言事

时光里的身高线

慕然

每一圈年轮，都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每一道皱纹，都是日月盖下的印章。飘逝的落叶，记录着光阴流转，而门框上深浅不一的身高线，则刻下了温暖的记忆。它们犹如五线谱，而一幕幕往事就如在上面跳动的一串串音符，触动心弦。

那一年，在剧院入口处，我踮着脚尖想超过检票口的那条身高线，惹得父亲大笑：“那是免票线，超过就要买票了。”那时候，我天真地认为那条线是成长的标记，超过那条线就意味着可以像父母那样，拿着票，递给检票的阿姨，也就意味着长大了。每个孩子都渴望成长，可是成长之后却把无忧无虑丢在了童年。我还记得，那天散场后，我又跑到剧院门口那条身高线下面，使劲挺直了腰板，比量了一番。

回家后，在家的门框上，父亲画下第一条标记着我纵向成长的小横线。后来，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让我站在门框边给我量身高，画下一条小横线，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踮起脚尖，试图让那条线往上升一点。那些身高线见证了我的成长，那一条条长短不一的横线如此亲近，每一条的背后都是一段记忆，它们就这样将童年的成长印记悄然刻下。

那个春天，画下的身高线正好是免票线的高度。父亲把我举过头顶，护着我，我在父亲的肩膀上看晨曦，听春风，我指着一条条道路，问父亲它们通向哪里。父亲告诉我，它们通向远方，通向希望。那时的我根本听不懂，只是觉得在他宽厚的肩膀上，总能看得很远、很远。

我的身高线与父亲身高的标记平

齐时是个秋季。那一日，和暖的阳光驱走了秋日的微寒，劳作而归的父亲擦干了满手的泥土，为我画下新的身高线。可是，当父亲站到门框前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已经达不到之前的高度了，他的身子悄然矮了半截，鬓发也开始斑白了，额头的皱纹如同那一条条身高线一样，越来越多。

我去远方读大学那天，提着行李向父母告别，当脚步迈过门框，我停了下来，让父亲记录一下身高。这时，母亲又拐进厨房，端了一盘子水饺过来，用手捏起一个，塞到我的口中，而我，一口气儿又吃了好几个。看到我嘴里塞满了水饺，父亲笑，母亲也笑：“多吃饭，换个水土还能长个儿。”我回头看看身高线，看到了家人的陪伴和过往的笑容。

前几年，我们搬了新家，离开老屋那天，父亲和我还是那么默契，在门框边，我负责站立，他负责画线，之后，我和父母在那些长长短短的身高线前拍照留念。看着父母日渐佝偻的身躯，我特地把双膝微曲，弯了弯腰，以此缩短我和他们的身高差距。“站直了！”父亲笑道：“还记得你小时候踮着脚尖想长高吗？”父亲的话让我鼻尖一酸，不知不觉，父亲已比我矮了一头多。

那身高线之后好多年都没有更新过。前几日，我带着儿子回老屋，看到院子里的树木正吐露着新的芬芳，门框上那一条条长短不一的身高线仍依稀可辨，它们是如此亲近，一条线，便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每一笔都是值得心灵去投靠的地方。我刚想在门框上刻下儿子的身高，突然发现他早已跑到门框前，站得笔直，正等待着我……

初夏，漫步在田野

袁家莉

初夏轻轻释放
以千倍的翠，展现田野
一些忙碌的小生命悠然自得
一些喧嚣的声音
被微风的吟唱
悄然带过

亦晴亦雨的初夏
漫步在田野
心也缓缓释放
脱下厚重的伪装
以及深藏不露的往昔
为一束不知名的野花，倾心

田野间的水清澈碧绿
田埂上岁月的痕迹
在愈合的记忆里
吹出悠悠风声
仿佛无声的呼唤
延续了谁的梦境

远处
只有蝴蝶翩翩
只有悠闲飘过的云
在编织一片阴凉
我能否
在你清凉自得的翠绿里，徜徉

四月的解语花

——写给西城墙海棠

刘利清

四月的心思
没有秘密
敞开在这多情的土地
吐露嫣红艳紫
细数满枝
一排一排的诗意
畅快淋漓

四月的诚意
只有惊喜
唤醒温润日子
捧出粉嫩白晳
一朵一朵的精致
妖娆无比

满枝旖旎堆积
流连拍照嬉戏
我的灵魂接受洗礼
我的拙笔难描神奇
虔诚接纳这灼灼迷人的美丽
如醉如痴

行走四月的诗行里
阅读丰盈的绿意
探究繁盛的魅力
花事的缤纷弥漫脸耳际
满怀希冀
沿着青春的足迹
一起解语芬菲的启示

本版投稿邮箱 Email: dtyungang@126.com



醉夕阳

李海波摄

和煦的春风吹啊吹，像一把把小梳子，又将家乡河堤上的垂柳吹得枝条柔柔的，嫩嫩的。

小时候，家乡小河两岸的垂柳很多，长势也极为繁茂。春天一到，那里就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的乐园了。沐浴在春阳下，我和四楞、三毛穿行在柳林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时而追逐落在小河边啾啾的黄鹂，时而又放开喉咙痛痛快快地吼几声……一切都是那么自在惬意。当然，在这里玩得最开心的还是做柳哨、吹柳哨，让满腔的童趣随着和煦的春风流溢。

要说制作柳哨的方法其实也不大

柳哨情

杨树林

复杂，但并不是每次都能轻而易举地制作成功。制作柳哨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把柳条内部的木质部分顺顺当当地从外皮中拧拉出来，用劲大了，皮儿便开裂了，白费力气；用劲小了，又拧不松动，抽不出细小的干来。因此，我们对这一关都十分注意，拧动的时候特别谨慎。柳皮拧活动后，用小刀在枝条的活动段用力一割，将未拧动的一段柳梢切除掉，

再用牙齿咬住枝条下端的木干，用手指捏紧柳皮上端，用力一拉，枝条的皮与干便分“家”了。此时，就缺一道工序了，那就是用指甲将柳哨上部那层薄薄的外皮掐去，一段绿皮皮露出来后，柳哨也就制作成功了。

吹柳哨是最开心的时候。将略带苦味的柳哨衔在嘴上，腮帮子胀得鼓鼓的，用劲一吹，欢快的柳哨声便在柳林

里响了起来。柳哨声又招引来一大群孩子，他们也都加入了吹柳哨的行列之中。大柳哨的声音浑厚高亢，小柳哨的声音清脆婉转，那柳哨声此起彼伏，在堤岸上、柳林里响成了一片，快乐从那圆圆的柳哨孔中传递出来。林中的小鸟也仿佛要同我们凑热闹，时而落在树梢，时而又盘旋于柳林的上空，歌喉也仿佛比往日更甜润了。

春去春又回，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柳哨伴着我走过了天真烂漫的童年，也伴随着我走出了故乡那清静的小河畔。但直到现在，那清亮的柳哨声还常常在我的梦中欢快地响起。

追寻白求恩的足迹

刘富宏

无不为之感动，那是多么艰苦的环境，多么简朴的生活，多么落后的条件，而白求恩却又是那样地奉献着。我们参观学习、研学考察的全程，由灵丘县特聘专家刘媛女士做向导，为我们做较为全面的白求恩在灵丘的事迹解说，她的讲述深情而动人。她说，白求恩“以手术刀为武器”，精益求精的医术和高尚医德，舍身忘己，救死扶伤，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亲手创办了特种外科医院，救治伤员和群众上千名，开展手术700余例，深受根据地军民的敬佩和爱戴。

在白求恩特种医院的医疗手术室里，我们看到一个形状像“驴驮子”的木制桥形架子，刘媛老师介绍说，这是白求恩根据野战救护需要亲自设计制作用于战场前沿紧急手术救护的医疗设施，他将它命名为“卢沟桥”。这是白求恩在杨庄村期间，细心观察并模仿农

民的“驴驮子”而研制的新装具。“卢沟桥”一头装药品，一头装器械，驮在马背上，随战场移动。用时，把“卢沟桥”搬下打开，拿出东西。不一会，手术台、换药台、器械筒、药品等一一就绪，简易手术室迅速建立并能立即展开救治。用毕，再把“卢沟桥”驮到马背上。白求恩说，当一名好医生不仅要技术好，还要时刻准备上前线。他来到中国，了解到战场的紧迫形势，总是要求“尽快安排我上前线去”。他有一句名言：“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这是多么无私无畏而勇往直前的奉献精神啊！

我们走上了一座石桥，桥头上写着三个鲜艳的朱红大字“友谊桥”。村民们说，这里曾经是白求恩和村民们搭建的一座小木桥。当年，杨庄村住满了八路军的伤病员，而村里40多户人家分居在两边的山坡上，来来往往都得跨过一条河沟。一天，白求恩领着翻译和一名

卫生员去查病房。这天，刮着北风，下着雪，天很冷。过河沟的时候，卫生员一不留心，“扑通”摔了一跤。扶起卫生员，白求恩问他：“天冻地滑，伤员能过去吗？”“平时伤员过河沟也很难。”白求恩皱起了眉头，他向四周看了看，问翻译：“能找到木板吗？”这时正好有一位村里的民兵走过来，问：“要木板干什么？”白求恩指着河沟说：“每天有很多伤员要从这里走过，这里应该架座桥。”民兵听说要用木板架桥，便自告奋勇地说：“我家有，我去拿。”白求恩高兴地转身对卫生员嘱咐了一番，让他和民兵一起去了。等查完病房回来，已经风停雪住。来到河沟边，卫生员正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老乡忙活着架桥。白求恩笑呵呵地把包放到一边，和大家一起干了起来。人越来越多，大家搬的搬、抬的抬、抬的抬、搭的搭，小半天的工夫，一座简易的木桥就架好了。白求恩在桥上来回走了好几趟，感到很结实，满意地笑了。为纪念，新中国成立后在原址修建了这座石桥，命名为“友谊桥”。

走在杨庄村，主要街道的墙上遍布关于白求恩的故事和晋察冀边区军民抗日行动的文字介绍和图画展示。目

前，杨庄村已是“山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次研学考察之后，工合国际华北联络处要大力辅助该村打造富有特色的红色旅游景点，申报“国际主义教育基地”。

大半天的研学考察结束了，初冬的天气依然晴好，天空高远，山色空蒙，远望大地一片光明。飞奔的汽车载着我们踏上归程，坐在车里，大家还沉浸在白求恩事迹和精神的鼓舞之中，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议论着，交流着，回味着……回到家里，我从书柜里拿出《毛泽东选集》，再次阅读了《纪念白求恩》。意犹未尽，又打开电脑，在网上查找了关于白求恩的生平——诺尔曼·白求恩，1890年出生于加拿大，加拿大共产党员，国际主义战士，著名胸外科医生。32岁时就已是英国皇家外科医学会成员，曾当选为美洲胸外科协会执委，发明和改进了多种外科手术器械。曾在西班牙当战地志愿者，1938年来到中国参与抗日战争，1939年10月在手术中被细菌感染，转为败血症，医治无效，于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

白求恩精神永放光芒！